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六

夢溪筆談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關鑑始議爲復闡節水以省舟舡過埭之勞是時工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爲真州闡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一十三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闡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舡至七百石私舡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

埭相次革至今爲利

淮南水利考

禹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注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而入於淮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隨人廣之而江淮舟楫始通也邱文莊公云此則禹時已有海運矣愚按常鎮淮揚金陵俱有邗溝與江淮原自相通但由射陽湖屈曲多險後開揚城下取其直耳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因平陳而廣之五代時以無運而堙周以平吳而浚元以兵阻而廢洪武永樂之間以漕運而復之以後覘前則春秋時以無運而塞之吳國

取齊而開之非開荆於吳也以水道觀之六合儀眞瓜
州白塔河皆可達淮設使禹因海運不過出狼山收料
角不半日卽入邗江何必犯海濤收淮口而後入淮泗
耶禹貢曰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
障而無潰決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沿流亦
如此愚按禹之導川距海無障於上流而世只以爲疏
下流也

舜典曰咨禹汝平水土愚按水至平也惟土有高下水
從下而犯焉不能赴於海耳禹陂下而阱高所以奏平
成之績也史記以沿江海之沿作均師古曰均平也宋

卷三

江南十四

二

史用水平準法又曰度江淮使平又曰楚州平河之法
蓋古人平水用於天下而淮揚漕渠尤爲切要云統而

淮揚之地西高而東下分而言之揚之地高於

江涯海濱之地高於湖河平江之則以是爲則

益稷曰禹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注云先次

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

宋人分河則浚川距畎澮矣史氏以爲竭天下之力以

治河而無益我朝爲堰牐距川以之海止以防其距

畎澮而傷漕農也禹九州原有川禹但決其壅

堯爲伊耆氏記曰伊耆氏始爲蜡有曰防者後世隄限
之始也祭法曰禹能修絲之功惟障而已障卽

防也禹貢曰九澤既陂陂亦防也防固堯之法也使鯀之障非堯之法則試可之命不終日而禱矣寧俟九年耶故堯之防鯀之障禹之陂所以成疏之功者益夔稷契諸聖人論也審矣何平當以為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亦曰隄防之行起於戰國無稽如此曷足道哉

按禹之疏多在河間鯀之障開封為多相去千里假令開封浸而無障必俟河間之疏以入海淹以旬月則開封之民溺死久矣今查隄之用以禱漕漑田者列於後方

崔學士治河通考所載黃河北行障水之隄

自滎陽至千乘

千乘今濱州乃古千乘之郡金隄在大明府之清豐南樂二縣界內千餘

里名曰金隄又名古隄歷代修築以禦河患

自河內北至黎陽

今大名府濬縣為石隄

自汲縣築堤東接胙城滑縣西接新鄉獲嘉東南接運津名曰獲河堤亦曰漢隄

宋史河渠志所載禹時黃河障水之隄

伯禹古隄在大伾

今濬縣南足

雒掌科奏築今黃河南行障水之隄有關於漕河者列於後方

黃河南岸舊堤自開封府境至蘭陽縣趙皮砦止趙皮砦東經丁家道口至茶城凡五百里蓋未有隄相應築接舊堤以絕南射蕭碭虞城之路

黃河北岸古長堤起自修武縣西界東至沛縣窰子頭止自窰子頭至茶城七十里無堤相應築接古長隄以遏北犯豐沛之衝

自河南至山東之曹軍俱有長堤以禦河患

右據中土之障河必用堤則淮南之必用高加堰西長堤以禦河淮也不待言矣知中土之漑田徐濟之護漕河必用隄墟陂礮則知淮陽之必用之以漕以

漑也不待言也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與又曰夫防止水之所由來也又曰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由孔子之言而觀之則水之不可無防也尙矣孟子曰禹抑洪水夫抑裁也止也固孔子之法也

禹有疏有防平當賈讓不疏不防漢武防而不疏宋人防自防疏自疏漢王景有塢塢當作堰周孔作堰一作堰沿流

築堤千里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無復潰漏之患所以東漢及唐無大水災我朝陳平江之

治淮揚運不止法景又兼漢陳登晉謝安唐李吉甫
宋柳廷俊諸人之 讚禹功也

禹至今地名更而山川不易讀禹貢者但據不易之
山川而求之可也禹貢九河在充入海在冀文互備
也漢王橫求九河於冀而不得遂以爲皆淪於海夫
淪海者必瀕海九河於冀而不得遂以爲皆淪則河
徙淪入海而中原無水患矣猶有患則橫之言不然
矣今據九河之道而言之其三在濟南曰鬲津者漢
志曰鬲縣自商河經禹城平原由德平東入於海鉤
盤者漢盤縣也與漢縣隣由德州入馬頰者與東光

卷三六

江南十四

五

縣隣自濟陽合商河以入海此三河各一支非黃河
之所分也其六在河間曰太史者在南皮縣北簡潔
在南皮縣南徒駭在德州廢清池縣扶蘇在景州東
光縣覆舖在慶雲縣此五河亦各一支與黃河爲六
同入於海噫濟南河間之地在而淪海之說行何哉
禹貢導淮會於泗沂入於海泗沂會處今清口也水
經淮水至於廣陵淮浦縣入於海淮浦亦清口也若
以沂泗在山東廣陵在揚州豈不悞哉大抵禹貢所
指入海之路皆寬則大伾碣石亦必如沂泗淮浦之
遠九河入海二口在濟南一口在河間三口同是逆

河潮汐至推河倒流退則河推潮汐而出彼此相迎也

九河多漚禹始通之入於逆河江淮與海亦相迎不
曰逆江逆淮者非禹導也余所言非文字間如余所
言則河淮之道明而水治如舊云云則其道迷而水
不治

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水經曰淮陰縣有邗江東北
通射陽西北末口舊志云邗江在清河治東一十里龜
山鎮後入淮所謂末口也齊書謂之官瀆一統志云隋
大業中開邗江自淮陰山陽至於揚子江謂之官河唐

宋以來利於轉輸我朝侍郎王恕作漕運志始專以
運河名之宋殷璠等議因舟渡北神堰外至末口有山
陽灣之險乃開裏河由淮陰至末口通鑑注云北神堰
在楚州城北五里吳夫差於此立堰者蓋淮水底低溝
水底高恐其洩也舟行渡堰入淮今新城洪武初
新建北辰
坊杜御史亦
作北神有北閘亦為末口其堰則今五壩西長堤
皆因夫差之意而置者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北距淮
五十步此水經所注之淮陰也
末口在北宋志云淮陰縣在磨盤港今清江浦也此殷
璠所注之淮陰也運河由此以出末口吳開邗溝為取
齊也淮北為齊地故由此口為正東北口為奇或
謂末口在江都通六合不能通淮耳此取齊之道
漢宣帝地節元年廣陵王相勝之奏奪田射陂葑田子

貧民按志射陂卽射陽也陂塘也葑菱葦也塘田可耕
菱葦可爨山陽之利也凡山陽之水西流也由阜陵湖
入淮湖水盛則由青州高良二澗循三汊河入洪澤白
馬諸湖中間管家湖運河由菊花溝十字亭溝灌溝辛
店溝平河溪涇河故城河壽河入射陽湖射陽湖自南
而北折而東東而北又折而西爲淮西而南南而復北
北而東嘉定志屈曲回旋北濱河之馬邏港太倉浦等
數十水水名具嘉定八年四面奔趨皆會於射陽湖由故晉口
至喻口廟灣口入於海者常也水極大亦由石碓以入
海者不常也其建義港蘆港浦則向北以入淮鹽城之

東其水由海浦伍祐新興東入於海不與內水通而南
之水若小海大踪湖馬鞍湖魚鰾湖得勝湖及官河鹽
河蘆溝河界河東界河汊河東塘河西塘河舊運河新
運河與新楊浦侍其汊其水皆西入射陽湖至縣東北
里口入於海石碓口北距廟灣口廟灣口地高
石碓諸水不能至石碓口地高射陽湖水小亦不能至
其間岡門塘橋新河廟洋麻港諸小渠開通亦可以助
之流官河運河皆運鹽河也今淤沮水不至石碓
界河者與興化分界之河也興化之水其半由鹽城界
輸於石碓其半由高郵入鹽城若高鹽之水道不通則

興化浸射陽湖之利害在寶應者與山陽頗同以南無
恙故畧之又按漢志云射陽者射水之陽縣治在郡城
西若今之高加堰西長堤漕河塘皆陂也陂城故可漑
可漕若射陽湖則不可陂縱有陂而上流之堤堰壞陂
亦無益故陂於山陽爲用最急今山陽之民不講陂而
日惟市井刀錐之競無百年之家愚不知其說及觀韓
信傳云信不能爲商賈又不能推擇爲吏則山陽之民
貧由不爲農太史公已灼知之矣

獻帝建安四年下邳陳登爲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爲
田民享其利號曰陳公塘按史登有威名兼文武其所

卷三十六

江南十四

八

築豈止於真州凡淮揚之塘堰必皆其遺惠也

淮安舊志云宋

楚州司戶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積墓修復陳公塘有灌漑之利則楚州境內亦有陳公塘矣宋紹興九年錢仲之所修陳公塘李孟攷之水勢西高而東下壽在傳爲之記則在真州者也

西淮陽在東水直瀉去何利之有公之爲塘自壽而東
不止一重水有蓄瀉高卑皆得其利三國兵爭空江淮
之地而不居公始經營揚州之田魏復擾而取之晉祖
逖荀羨謝元圖取中原俱屯淮陰謝安守揚州興召伯
埭以屯以漕隋之平陳乃開山陽瀆以備巡幸而堤以
御名唐因於隋李吉甫益修塘以通運今運隄李承築堰
於山陽專以漑田今田陽東有長豐堰以捍海潮周之有事江南亦開

老鵝河而南唐方爲曰水營田阻於多議宋取南唐實
用其策蓄洩之利較宋爲詳我朝漕艘鹽策軍屯民
田咸有資於水利大抵堤堰塘壩閘洞涇函之置悉委
之平江而平江集古人之大成也

白水塘在今山陽寶應盱眙之界魏公又築此灌田儲
粟晉亦於此屯田以爲中原之固

魏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水稍退留舡付蔣濟而
先馳去濟鑿池爲四五道蹠舡令聚預作土豚過斷湖
水引舡一時過入淮中乃得還帝至洛陽謂濟曰吾前
決謂分半燒舡於山陽湖中矣愚按土豚一作土塍一

作土塍注云以艸裹土築塍及填水也若今之埽堤過
湖水合聚以通舡也分半燒舡謂不得全數入淮將燒
其半也宋白曰山陽本射陽地晉義熙中置郡及縣因
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爲名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山陽
津名在郡城之西卽山陽湖也一名精湖又名津湖蓋
魏時舡行於郡其時水淺故聚於湖中爲土豚聚水以
行舟雖一時之法而後人堰湖以通運舟殆其意也

運道逕寶應湖而北穿河行舟過白馬湖自白馬湖
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抵板閘穿河

行舟至清口入淮

史志皆用古地名讀者一時難解
今直以今地名言之令人易知耳

古地名前後各條俱有矣緣津湖多風險宋人於湖心中築土隄

至天順中易以石名曰新路舟行舟泊安穩如堂奧不覺其為湖而直謂之運河矣其堤有數閘平時不令河水入湖涸時則引湖入河蓋自揚至淮皆資湖以濟運而清口以南數十里最忌河淮帶泥沙以入故為五閘以防之猶有淺淤穿淘不免但運河乃國家大計而獨役山陽之夫所謂行夫者曰點曰調不勝其苦偶為由閘之說放河淮以入內以苟一日之安久之水去沙停河底反高於平地一時挑浚之力固自若也大抵運河惟淺淤為患魏之士豚宋之車

獻近時之牛牽

車獻詳後牛牽以牛挽舟蓋水涸人疲而以牛代人也嘉靖初年用之既

而掘地引湖乃已

運舟日行尺寸攷之洪武永樂天順屢浚

皆調江南之夫正德嘉靖以來皆調山東河南江北夫每大浚一次輒通利數十年今久不大浚自清口至寶應數有淺擱迄今不浚將恐填滅宜用漢人之法不必多調各處不必獨累山陽惟募遠近貧民為夫而不吝其值志謂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必與行役同當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正此意也聞之故事皆科部典其議朝命大臣或漕臣董之今漕臣知而不敢言科部又未必知愚以國之利

害故備論其事以俟云

水經云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地理志所謂築水也西北至末口一曰北口晉永和中自廣陵北出武廣湖之東陸陽湖之西相距五里下注樊梁湖東北出博芝湖射陽湖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是時陳敏患湖道多風乃穿樊梁下注津湖徑渡十二里達北口直至夾邪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緣東岸二十里穿湖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蔣濟三州論又謂淮湖紆遠乃鑿馬瀨百里馬瀨白馬湖也蓋經白馬湖至山陽城西即射陽之

卷二十六

江南十四

十一

又

故城也愚按中瀆水又謂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與邗江渠水皆今運河也晉以前由諸湖屈曲多風險至陳敏始為直逕謝安更為埭其後隋皇甫誕唐李吉甫宋張淪柳廷俊皆修陳謝之舊也至明朝平江伯修之其制兼備

魏侵宋淮泗宋主以為憂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不過二

科宋都建康以淮泗為邊魏本匈奴故承天云之

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謀和

親之約若令追迹衛霍大田淮泗內實青徐發卒十萬不足為也惟安邊固守於義為長故曹孫之伯才均力敵江淮之間不居者各數百里何者斥埃之郊非畊牧

之地故堅壁清野保民全境俟其來以承其敝承天之
論如此按晉及六朝大農匱乏俱屯守淮陰以備諸胥
若祖逖以卒三十屯淮陰起冶鑄兵兵食足而後能遂
其誓清中原之志謝元先屯淮陰次屯邳徐兵食足後
能捷淝水以入洛陽其自中原取江南者若晉之平吳
亦屯田江北以爲兵食之資今淮之細民惟市井是食
語及田夫則請讓不屑萬一南北斷絕倉廩空虛民何
以爲食官何以爲安耶我明朝漕府倉司並設於淮實
寓軍政而塘堰壩諸水利尤兼屯法士君子幸留意焉
晉之末年人衣珠玉統綉以死求一飽而不得此江淮
之共苦也元之末年求蛙蚌螺蛤以球飢而亦絕此淮

卷二十六 江南十四 十二

又上

城之獨苦也今淮人趨市習刀鎗以爲
世策而不爲農豈知晉元人之至苦哉
齊書云官瀆在山陽西一名直瀆按齊書曰瀆曰澗皆
今運河也

北齊穀貴尚書右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
軍防食足小正轉輸之勞杜預白鄧艾於此作白水塘
北接洪澤屯田一萬三千頃按白水卽石鼈也
一統志云古邗溝多迂曲隋大業中發淮南兵夫十餘
萬開邗溝自山陽淮陰至於羊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濶
四十步而後行幸焉此後世運道直逕之始也
隋煬帝至破釜澗適駕至而雨乃易名洪澤澗齊書云

洪澤鎮在淮陰鎮東淮陰鎮今清江浦也齊書又云割直瀆洪澤以東淮陰鎮下流雜一百戶置淮安縣屬南陽郡宋洪澤閘因此而名或者誤以洪澤鎮爲洪澤牖蓋鎮在清河南岸九十里近盱眙縣界非隋澗宋牖之所在也盱眙志亦有破釜澗名偶同耳且如山陽之韓主莊有二一在城西乃韓信所生之地一在城西名偶同也射陽縣在城西乃漢縣及射陽侯國之所在射陽湖在城東名偶同也以韓莊射陽而例之洪澤名實辨矣

唐睿宗太極元年勅使魏景倩引淮水自黃土岡以通

易州黃土岡在清江浦北直河今運河也是時清河縣南地爲盱眙界唐書云楚州盱眙縣有直河是也

元宗開元初青苗使杜佑爲淮南節度使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堰棄田爲良田積至十萬開元中刺史齊澣開伊婁舊河在淮北遶瓜洲回遠六十里今爲運河也開元末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運舟沉損請浚汴水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八十里合於淮旣成而水湍急舟楫艱難尋又停廢却行舊河按地理虹不通淮陰云八十里則淮北桃源清河之界唐堰在淮城西南九十里南店地方乃唐人所築也其

堰中高旁夾以二子堰其形爲一中
有蕭家廂蓋畜水以灌堰西之田
西疇水足而徐灌東田蓋因地勢以
行水而爲之利也後堰爲龍所破因
在山陽盱眙寶應三縣之界故無端
論之者

肅宗上元元年戶部侍郎兼河南道
水陸轉運使劉晏自按行達河汴爲
通濟渠

代宗大歷中淮南黜陟使李承奏置
常豐堰於楚州以捍海潮灌屯田瘠
鹵收常十倍舊志云去城東六十里
按今海潮有范公堤以障之其自廟
灣口入者每東風大發三五日常遏
海水入射陽湖湖水漲溢常至平河

卷三十六

江南十四

十四

溪溪田多浸范公堤未築之前常豐
堰之功豈小哉

德宗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
蜀岡之右引陂水趣城隅以通輓漑
夾陂田

呂周作泗州大水記云貞元八年六
月桐柏山水大注東風駕海潮逆上
衝壅淮泗開府張公邳治之自虹至
維揚五百里下及邳州逾年而城邑
復常

貞元十八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
襲譽引雷陂渠又築句城塘以漑田
八百頃有愛敬陂水門

憲宗元和三年節度使李吉甫於高
郵築平津堰灌漑千陌宋平河之法
自此貽

穆宗長慶三年開楚州棠梨涇一云長梨涇在淮陰縣南九十里宋河渠志云凡洩水處直曰涇橫曰浦今淮揚間往往有涇浦云

敬宗寶歷二年鹽鐵使王蟠自揚州閩門外古七里港引渠東注官河以便漕運

昭宗景福元年朱全忠將時溥遣兵二萬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於壽河志云壽河在淮城東南其水盤結如綬本爲綬今作壽按今城南漕堤之東有渠常涸惟南集則流通至平河溪經射陽湖入海凡潦水決水皆由此豎

卷二十六

江南十四

五

天復二年楊行密攻朱全忠之宿州以巨艦運徐溫以爲運路久不行葺葦湮塞請用小舟庶幾易達旣而巨艦不至而小舟達按此乃宿遷之小河也古曰符離河爲碓水之尾今則分黃河之漲矣嘉靖乙卯黃河水溢邳以上多沙阻運舡乃由小河口經高柵鎮睢寧縣毛竹岡子仙相君開河孟山高溝陶溝蘆子山村灰竹堆符離宋睢徐晉口典河集瓦子集蕭縣所南下小浮橋入運河若黃河水大亦各分漲入桃源清河泗州之議河諸小渠然黃河陶渲已久底面深濶雖其間有浮沙淤澁明年水發又自通利宿桃清泗諸小渠水發時

可行舟水退旋卽淤平非人力之可爲也

嘉靖壬子邳宿淤溢余汎舟自徐而下忽隨決水東至鯉魚山舟爲沙淤不可行越二十日乃駕小舸上邳啟至下邳其險至甚幸而無患餘舟千百皆不能出矣

隆慶四年邳州河決而淺舟皆由小河行高欄至徐官屯復入黃河比時撫院階所陳公欲令運舡於此北山令余試之余駕舟半日而達亦一時之便也余在舟中望黃河在邳山之麓高過於頂數丈此所以常決常淤也誠使由此亦漕路之幸也

卷十六

江南十六

六

右二道不免黃沙之害若循禹貢汴沐之道超出茶城則一路清流汜舟甚利比海運蓋于萬矣

南唐保大中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屯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辟曠上爲屯田修復

所在渠塘堙廢者

白水塘在楚州寶應西南六十里鄧艾所築也今在山陽之西南寶應之

西野貽

之東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

訴徐鉉以白唐主唐王命徐鉉按視之鉉相民田悉令還主或謂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白水塘竟不成按楚吏多擾民自昔已然屯田入邊國之大計古人之所已行鉉以奪田還主以曠土屯田可也安得一槩

阻之乎以楚多荒田主不能耕者有耕輒有認主既認亦不能耕然與其荒於家不若屯於國豈不聞鄧艾祖逖荀羨謝元謝安俱屯淮陰以足國而取威於中原耶余聞周師臨江唐輸數百萬以求退師鉉兄弟曷不於此時以此物酌田主而用其人爲佃戶退踪昔賢耶嗣是宋元皆修白水塘以爲漑田之利敬洙之策何可非耶

周世宗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能渡欲鑿楚州西北灌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工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制發楚州民夫

卷三十一

江南十四

七

浚之旬日而成用工甚省數百巨艘皆達於江唐人皆大驚以爲神經云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議通江淮於此立堰者以淮水底低溝水底高防其洩也舟行渡堰入淮今號爲平水堰灌水今在楚州城西老鸛河是也嘉定志云太守應純之自管家河與老鸛河接處爲斗門水閘一座按其地當是故沙河俗云烏沙河也開鸛水時使者言計功甚多帝臨視用功甚省此在規畫之當否而非刻削以厲民也然此處開河必其時內外水平而姑濟一時之權據平時地勢水勢此地實不可開河也

宋志云初楚州山陽灣水尤迅急運舟多沉損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就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按沙河今山陽運河也

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行舟多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滋總五堰運舟所至實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却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為奸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剡二斗門於河西第二堰二門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廈屋設懸閘積水俟潮平乃洩之建橫橋岸上築

卷六

江南十四

六

土壘石以固其址自是弊盡平而運舟往來亦無滯矣真宗天祐元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盤剝軍民罷於牽挽官私舡艦由此損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緣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與茱萸三堰三堰當河中為堰以東盤舡隻也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鑿漕路為減水閘畜水齊漕有餘洩之平水法也歲省官費數十萬功利甚厚詔屯田即中梁楚閘門祇候李屈中按視以為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法新河與二堰平漕舡無阻公私大便按禹沿江海唐平津宋均水皆運河之法也神宗熙寧九年劉謹言揚州古鹽河高利陳公塘等湖

又天長縣由馬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港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等可興置欲各路轉運司按覆從之

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己未告成長五十七里濶十五丈深十丈五尺用工二十八日新開河未必如此速成當是浚

舊河也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凡四十里久而淺澁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浚治起十一月壬寅盡開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羅極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濤之險

卷六

江南十四

九

以百里淮中邇年溺公私之載不可勝計凡請轉運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閘堰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左肋自清口裹若泗州龜左為阜陵湖尾何可鑿平漕河自古用淮水此言取淮據洪澤開外言耳閘內湖自足蓋淮水雖清亦有泥滓久則淤殿費穿陶故以閘隔之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築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閘蓄水惟水面高下開深河底與河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溥矣祐甫曰異嘗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損數年所損之失足

濟此役帝曰損費尙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竒刻石龜山至建中靖國初之竒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決請下發運使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

舊志云清口南岸有洪澤閘三座經元而廢永樂十二年平江伯仿其制建新莊等五閘則宋之洪澤以牐名非今之洪澤鎮也不置牐者外有二壩平江伯於牐外有壩亦其意也蓋壩以護閘乃硬壩非車盤之軟壩也水發時勢傾入牐板不能下暫閉一時而已又云邗溝去清河十里龜山鎮後入淮則宋之龜

山以鎮名非泗州之龜山也攷之地里今洪澤鎮在阜陵湖尾阜陵湖尾浸泗州龜山之麓至寶應淮陰俱無宋運河形迹而人每以爲言者蓋水發時平地湍流私鹺鉅艦於此往來而南舡稅科亦於此漏小人豈知漕規鹽法課額正所禁也

阜陵湖在淮城西四十里水面濶二十里長四千里中多陵阜冬涸時深淺不一與淮河隔一岸水發時淮常注湖黃合淮亦注湖三勢相合駕風而恣東衝瑯琊西逾龜山浸桃源北匯清江南刷衡陽周回四百里茫然無際宋洪澤龜山果在此是舍清口之安

流無故而尋險道矣古人用水以漕爲國也因以漑田爲民也茲湖也不可漕不可漑唯用禹貢陂澤之法使無潰決會河唯以距海焉耳

徽宗崇寧二年詔淮南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口五年畢工一名遇明河按宋運河在於楚

州淮陰之間初未嘗由泗蓋宋泗州今清河界也按志

楚運河以後云修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則知運河未嘗由泗而所謂泗者真清口也

重和元年前發運使柳廷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閘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復修

卷六

江南十四

三

宣化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澁委發運使陳亨伯措置

三年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獻水運舟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及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澁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洩水斗門入注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用人工車獻引江湖入河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尙矣春秋時吳開邗溝東北至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道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

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右河繚城南接運河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澁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按運河通利以澳閘蓄水啓閉有節之故承平日久權勢自由不復知有國計故朝廷屢有提舉澳閘修復斗門之詔而轉運使莫能恪守舊制由是水不歸澳運河淺澁及奉詔詢問轉運使稍得以盡職率由舊章且時值雨水遂足用於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澁逾半歲禁網舟篙工附載私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未幾怠玩

復淺澁矣

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浚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使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別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浚昔唐李吉甫廢閘置堰沿陂塘洩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傾毀朝宗閘自洪

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謀其
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州
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某
黃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州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
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則上下無壅塞矣

序伯用其言
舟遂通利云

五年四月詔東南陸路諸閘啓閉有時比聞運綱及命
官妄稱專承指揮抑勒非時啓閉走洩河水妨滯縱運
誤申都歲計宜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
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廉訪使

卷十六 江南十四

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宋之漕規閘有啓閉蓋一定而不可移者宣和中有所謂互執

蓋漕運使守漕規之舊而花石綱使欲亂之也

高宗紹興初以金兵蹂踐猶未退師四年詔燬燒揚州
灣頭港口開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並同守
臣開決焚燬務要不過敵艇又詔宜撫使毀拆真揚堰
閘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
五年詔淮南宜撫司募民開浚瓜州至淮口運河淺澁
之處

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
運河淺澁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塚頭計四

百八十五丈乞發卒五千開濬從之

七年二月詔命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澁之處如

法開撩

洪澤今清江浦龜山今清口南龜山鎮也宋運河在此今洪澤至泗州龜山無河可通清江浦亦不能通

舟於洪澤

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裏二百四十二里先始自唐黜陟使李承所築遮護民田屏蔽鹽竈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爲泰州西溪監日風潮泛溢滄沒田產毀壞鹽竈具請於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功遂使海濱瀉鹵之地化

爲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賴之自後寢失修治纔遇風潮怒盛卽有衝決之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害阡陌沕蕩廬舍漂流人畜喪亡不可勝計每一脩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然後可辦望令常平淮東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塌損隨時修葺務要堅完可以經久從之孝宗淳熙八年置都灌塘於淮陰縣西南瀆頭村以灌民田享其利

九年淮南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以漢陳登浚源爲塘用救旱飢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司治於真州歲藉此唐灌注長河疏通漕運其塘

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爲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
成堤以受啓閉廢壞旣久現有古來基址可以脩
旱乾溉田之備凡諸場鹽綱糧食漕運使命往來
皆仰之以通利其利甚溥今司自發卒貼築周回
塘岸建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楊子尉階衙內帶兼
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
所歸

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洲真州兩
牐豬洩今河水走洩緣瓜州上中二牐久不修治獨湖
牐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吳行修整迫近江湖水勢衝

卷六

江南十四

五

激易致損壞真州二壩亦復損漏合有司葺理上下二
牐以防走泄從之

維揚志論其畧云孟子以江淮河漢爲禹功今江合漢
漢合河淮壩抱淮揚以入海視古形勢益亦雄矣邗
江半河半溝居淮南運渠之首而運鹽河乃其交流
農沾溉焉邗江之間有湖五十四有溪澗蕩港逾百
不止漢剡陂塘以資稼而輔漕渠第漕渠止仰天雨
而水無源泉洩多則淺而滯舟潦多則拆防害稼故
歷代有堰閘斗門石礎涵洞之制以爲之制宋廢三
堰開無啓閉阻運舟者久之朝廷方議陸贄海運陳

予伯奏復堰牘而運舟自利則堰可輕廢而牘可妄啓也哉瓜儀諸壩懸峙江干之上若口一決則運渠涸可立俟故漕撫唐公龍及千戶李顯皆奏置牘於三汊河上游之地及揚之東關亦改爲閘有事則兩牘下飯蓄洩得宜有利無害漢人開塘晉唐引水所溉者高壟岡田而已若湖田溝洫支分派注未嘗浚而通也書稱禹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貢道導矣孔子稱禹盡力溝洫於農曷有間耶江湖有溉田之利與海門縣田陂坍沒者強半撫卿高公友璣奏損今年之租而別以灘田補爲世業育鹽之制資於海潮而

卷六

江南十四

六

潮亦溺民已亥之歲所損舟丁逾萬而老稚商賈尚不與焉汪尹有執議合築堰以捍潮又令居戶鑿池築墩以爲升高自全之計凡此數端勞費無已豈非下策然此策之外人無策焉則下策乃上策也

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菱葑彌滿宜剏立隄堰以爲瀦洩庶幾水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旁開一新河以通舟舡仍存舊堤以捍風浪興化鹽城之界在高郵漕堤之間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

隄閘乃泰州洩水之處其閘壞久亦於此擬立斗門西引天長以來衆湖之水此水乃在揚州者起自揚州江淮安諸湖亦濟運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於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水不至縣經其界爾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入海處非後石又泰州海陵南至泰興而徹於江其爲石礎三礎三也斗門七此運堤減水閘河也乞以紹興堰爲名鏡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堤置閘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官

寧宗嘉定八年獻議於朝者謂淮陰白水塘東至浮圖莊南至褚廟岡脊大堰廢而不治今春猶在若復之則

卷六

江南十四

七

與寶應高郵諸湖相接游波所及如衡陽阜三角村等處皆浸淫至城形勢自張札楚州委官相度本州司法尤靖申言白水塘周回百二十里地涉山陽盱眙兩縣界所堰之水通富陵湖其源出白塘山在盱眙之南山蓋因塘得名此山岡阜重疊谿澗縈紆凡四十里水自高而下乃至劉家渡入富陵湖而白水塘三堰一曰潭頭下堰二曰劉家中堰三曰劉家上堰下堰至中堰十二里中堰至上堰五里其上又有螳螂堰在塘內蓋三堰既制則白塘山間四十里內外之際不得入富陵湖然後東匯爲白水塘今修復三堰之功不宜苟簡若有

決潰則洪澤沿淮受害非輕又塘之西南二面皆因岡阜爲限東北乃是古淤平地築成則岸濶者十餘丈歲月既久岸脊低處與塘面平合先增築塘岸高一丈以上方可瀦水舊塘有八斗門以溉塘下田亦合修復塘之復有三難有二利民間所佃塘內上腴之田二千餘頃廬墓莊院皆在焉而瀦之民必怨一難也塘內水盛隄岸難保卽如黃家圍一帶居民千餘家所合遷徙二難也所工役甚大爲費不貲三難也塘下西北高亢民田多荒東北亦有高田若得塘水灌溉則皆成沃壤一利也盱眙之民如兩家渡等處可因水限隔就高保聚

卷五十六

江南十四

六

可絕敵人小路二利也但夏秋之間開斗門灌注則冬春水勢必殺無以待敵二者不可得兼而盱眙保聚止是一鄉不能盡杜他岐竊見此塘本在高岡水自高而下下臨衡陽阜二十里三角村三十里果是向來邊兵經行橫趨大儀之路可決而灌之至於楚州城去塘百里決水至此勢已減殺若敵自淮陰直趨城下凡四五里地勢高仰又是水所不及兼作塘之後又須列寨防守以備敵人掘堰且常巡堤岸以防衝決九年安撫秘閣應純之申楚州形勢東南皆坦夷之地難於設險向北一隅有地不廣而淮河限之惟向西一

帶湖蕩相連回遠甚廣四維多有畔岸而洩水處止有數里作一斗門爲減水之所則一望瀾漫而敵人不可向邇設使水爲盜決泥濘深遠不能渡平居無事儘可教習舟師緩急之際又可以泊擺舡隻此築旣成則西一面必不可攻庶乎一意經理東南北三面爲戰守之計續申所築管家湖岸初來相視欲於舊運河相察淺水之處用椿幫築今參之衆論見得水內築岸工役難施不能經久合別開新河與運河相接取土築壘捍岸却使舊河與湖通連益使水面深濶遂開一湖於湖岸之北築壘湖岸底湖四丈高及一丈以限湖水又自馬

家灣西至陳文莊就湖築灘岸二百七十餘丈又自管家湖與老鶴河相連接岸處平地開深方員二十丈置斗門水閘自此西湖之漫相灌楚城西北隱然有難犯之勢矣按嘉定志管家湖在西門外湖中有隄隄中有仁濟橋自隄而分爲南北湖減水斗門宋曰磚閘在今南瑣壩洪武中因由城東通運而廢湖之北築岸今新路也新河今運河也初欲因挑河出土以爲岸後因工大故續申之平地斗門對故沙河沙河卽老鶴河也水教亭在詹家墩楚城北有淮險西有湖險東南一面往社有長岡故老云相傳爲應純之之水櫃南宋時以

楚州爲邊防故應監丞留意如此

嘉定山陽志云凡境內之瀕於淮湖者多溝浦故晉口而北曰楊家溝太倉浦田院浦宥城浦邵農浦東作浦荆口浦官渡浦顧家堡郭鈴溝蛇風浦三家浦左家浦魚濱浦芑頭泔溝生溝益冲浦放綱溝中心浦南馬邏益林浦楊家溝乾東溝此濱於射陽湖向西者也又東北至海口則有蜂港謝家島桃花河渡板溝曹溝避賊溝廵良溝吉家溝丁溝西新溝上綱頭石灰浦廟子灣此傍於射陽湖之東灣者也自海口折淮而西則有天字溝北沙浦塗州溝白水溝侍家塢沙坳小溝子新涇

卷六

江南十四

三

東溝子魚溝中溝子獨家溝白露港林家港故地港蘆溝北官莊港稽攸峰牛家溝許家溝新羅小田家溝大田家溝蔣家溝李家溝柴曠溝文陵溝唐溝青蓮溝迤浦武定浦無石浦此折淮西上而濱於淮之南者也淮北曲折勢復東南則又有橫溝周家溝葫蘆溝孫家溝高師溝小淮子馬浦侍家上柳浦下柳浦此傍於曲折淮岸之間而濱於淮之北者也淮河至北曲折之勢又復西南則有柳溝子黃家溝南溝魚梁溝三家溝此又循淮之曲折而濱於淮之南者也詢之耆老溝浦之衆蓋爲潴洩引灌之利其傍爲良田今則或通湖水往來

盈涸不常或者與湖淮相通歲久淤塞不相通濟其間頗有舟楫之利者惟馬邏港林家港耳水小舟楫不通農賈始病稍加浚鑿利莫大焉

元世祖二十三年以張瑄朱清並爲海道轉運使至元餽運多由海道淮揚運河堙廢不脩至正末遂爲張士誠將史文炳所據者十有五年

國朝洪武三年知府姚斌開淮安城東北之菊花溝以通海運是時以朝廷以淮安侯華之龍掌淮安衛事鍾淮安以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督海運俱達蘄而已菊花俗名澗河臨河有閘啟閉畜水以濟運舳有餘則

卷二十六 江南十四

三

洩之而東方諸鄉及諸州縣之米芻貨亦由此通俗號曰柴米河是時諸凡舳隻由此車艦入淮舊志諸河一時稱爲水陸之便者也

鹽城縣糧於此兌運浚河夫二縣分任後鹽城兌糧從於

經河定於寶應而山陽獨任其役矣

九年命揚州府所屬州縣燒運磚包砌高郵宗應湖隄六十餘里以扞風濤

十六年儀真縣重建清江閘惠橋腰閘南門裏潮閘以蓄洩水利便漕舟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奏建

二十三年命起蘇松淮揚丁夫修築扞海堰以後時常修築

二十八年寶應縣老人栢叢桂建言發淮場丁夫五萬
六千餘人開寶應直渠即月初自淮樓抵界有沿湖一
帶堤岸屢修屢圯民甚苦之操舟者亦甚不便由是就
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一丈堤長與渠同期月而
成引水於內行舟自是隄無潰決之虞民亦休息而舟
行稱便按湖外即湖東今其渠尚存是時不漕而且穿
今漕舟甚行屢有風險而渠不復何也

永樂二年命平江伯督海運由山陽之東壩入淮時瑄為把總官十二年於會通河運始為總兵官總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是時五府重於六部以尚書宋禮督河道蓋副之也

七年平江伯陳瑄修築海門至鹽城坻堤八百餘里築
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堤於高郵湖內鑿渠四十
里構梁以便緯道按志云高郵湖內堤則宏治中白侍郎所開高郵之康濟渠則永樂時陳平江所開之道也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建置新開潘家莊
大橋江口四閘江南運船由常州西北過江自運河至
江頭入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其後道淤淺反泄曹水及私鹽艇只從此入江難於防捕屢修屢廢不宜重開也

八年平江伯陳瑄疏邗溝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淮安
以通漕運詢山陽耆民得宋轉運使喬維岳所開沙河
之故道引水自管家湖之馬家嘴至鴨陳口入沙河易

名清江浦就湖築堤以便牽挽仿宋洪澤閘制創新庄

福興清江移風四閘互相啓閉或云初議欲於滁州六合縣鑿河通運緣河多

石阻濶則損舟漲則尤險於是平江伯決意復唐宋之

故道以為雖有湖險人力可為乃罷彼行此按洪武時

已由淮安之菊花溝通運永樂初又於淮安

之五壩申盤運舟何緣至今而有他議也

十四年平江伯陳瑄奏建板閘並前四閘為五閘蓋漕

河全用諸湖之水以濟運舟而五閘遮互啓閉專為辟

黃淮之水以其多沙泥淤塞也

運河雖用湖水而湖水或多又於淮陽運河東岸為

減水閘減水洞限則水勢七尺以下畜以濟漕七尺

以上減入諸湖會於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漕運

卷三十六

江南十四

三

既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其法在淮則有高加堰有

西長堤有五閘有諸壩以隔黃淮之水於外而定舟

其間在揚州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在山

陽寶應盱眙天長之界則有塘堰以節四縣之流湖

水苟多則自運隄之減水閘以下於溪東至於射陽

湖又東入於海揚之海口去黃淮也遠故皆通邗

惟淮之射陽數受黃沙港以葑淤距海常緩考之舊

法新庄閘口濶二丈二尺則水之入者亦二丈二尺

無事閉之有運而啓舟過復閉所入之水從減水閘

洞而瀉去者總計其濶八九丈至於廟灣石碓之海

口其濶又十倍之此一定之法永為利者若新莊牖
常啓而不閉則水多或堰堤潰漏則水口之來者常
千百尺區區每口焉能洩之為運河之長計者復用
湖之舊法而已諸湖列後

山陽縣津湖在西城白馬湖在西南六十里智劉湖 李

皮湖 崔家湖俱在城西高家堰徐家湖南清江

黃淮水發穿阜陵湖泛青墩入此湖通運築其勢甚
險高堰之北青墩至韓信城一段當築堰者為此今
土事張譽於浦南築堤

然必接堰乃免大患

九都縣邵伯湖在揚州城北四十里晉謝安於湖濱築平

云樊梁湖在縣西五十里洵涌險惡運舟觸而輒碎隄之

卷六

三

東皆有民便田每有湖患洒火湖在縣西南四十里

高郵州新開湖在州西甓社湖在州西三十里

寶應縣珠湖在縣西白馬湖在縣西接山陽界白馬堰

此五堰廢水來自南皆會於黃浦入淺

右湖

淮之堤堰開壩涵洞淺鋪為運河而設者難以編年

今類附於此以便查閱

仁字壩在新城東門外洪武義字壩與仁字壩相連

禮字壩在新城智字壩與禮字壩相連信字壩與智字壩相連

永樂二年平江伯陳瑄所建

右五壩皆軟壩也紀事云永樂元年運道入江至淮安貯於舊倉車盤過壩復裝舡入河淮至陽武縣陸運抵衛輝自建於京師九年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魚臺縣場場口入會通河與海運並行十年尚書宋禮因濟寧州判官潘叔正言奏開會通河十三年始罷海運專於會通河運是年平江伯於山陽開沙河以達清口建五閘以出入而無車盤之艱矣新右閘口壩卽清口也舊志云清口有洪澤閘八里新莊閘共六里新壩二座皆湮廢永樂十二年奏建新莊等五閘新莊之外不建插亦宋人洪澤之外不置閘之意我朝新莊之外有壩亦仿宋人新壩之制水發時暫築閉以遏水頭水稍定卽去壩用閘如常至嘉靖八年河漕二院奏新莊閘口凡遇水漲則開涸則閉以爲常焉

南鎖壩在郡城西南三里國初廢宋磚閘而爲此又於東岸立抽分敞於城西門外設浮橋蓋宋於湖中通行運舡我朝不復由湖恐商貨舡料往往由湖而漏故設壩以遏之設廠橋以防之又湖水乘時雨而漲自西而來直衝包家圍一帶運堤此壩之設又以禦河衝而防運隄也

滿浦壩舊志云在淮城西北四里宋時有牐魏勝守楚州調運兵糧由此宋河渠志向子諲奏請權閉滿浦閘遂爲軟壩防田外之洩也河防議不欲開恐黃水灌入沙泥淤塞也

淮安壩舊志云在淮城西七里景泰二年裁撤其利害與滿浦壩同二壩卽今方信二壩之地據河渠志河防議云凡謀國者皆以爲二壩與渠俱不可開而牙店腳夫必欲開之區區所得幾河而運道之漲淤軍屯民田場竈之滄沒歲損公私不啻百萬故志議之言不可忽也

清江壩舊志云宋洪澤閘外有新壩我朝平江伯新莊閘外有新莊牐口壩成化七年秋淮河水漲入新莊閘口忽爾而退自此至清江閘內二十餘里沙淤不通舟楫遂築清江壩以蓄水運舡由仁義二壩車盤又於清江浦置東西二壩以助不及漕運通志之言如此漕舡志又云清江二壩在淮流南岸去敞僅里許成化七年河院漕司集議設壩於此以車運舟近年河流數派皆會注新莊牐口每將牐河淤淺若因時封閉以阻濁流使運舡由二壩車盤與清河對岸而渡不惟可以避長淮之險亦可以省閘河挑

浚之費矣嘉靖年間清河二院俱奏行之

清口土山清口洪濶昔人築此以為表識尺水自西北來運舡乘東南風而至因土山之障風微水可往來便之余數汎舟其間乃知古人精思一至於此

高郵州蛤蜊壩

在州東北

寶應縣槐樓三滾水石壩在縣南并水石壩俱七尺以下畜水濟漕七尺以上減水濟農也

右壩

清河縣新莊壩在清口南岸之內去府治西北五十里俗云大壩又云頭閘乃河淮之第一關也

卷十六

江南十四

三

山陽縣福興壩在府城西四十里俗云二閘清江壩在

府城三十里移風壩在府城西二十里以上二閘并

清河縣新莊閘共四閘俱永樂十三年平江伯建板閘

去府西十里永樂十四年卒江伯建其時以四閘不能

節水倉卒建木閘次年乃斃以石鄉人仍呼為板閘

減水閘五座內涇河閘在府城南五十里景泰元年知

府丘陵建倉於此以充鹽城之運蓋前代通海陵之饋

路也先諸廉訪為泗寇坐困南北不通全藉此以為命

脉司經理之大計者宜留意焉此閘洩山陽運河之漲

黃浦閘洩開應湖之漲漲時二閘必開其一以洩之並

閉則下湖之田盡沒矣嘉靖中水勢宜開黃浦而寶應之民欲開涇河閘督撫總戎親至黃浦開之二縣之田皆無傷迨因下河田戶告塞二閘水滿而溢以致黃浦決口二年不能閉下河民田實自貽害苦至極矣故不復三閘非全計也此條與復閘制書及減水閘洞兼看

新河閘三座詳天順年之通濟閘詳嘉靖三十一與文閘在城西

澗河閘詳萬曆五年二閘最為洩水之衝其工不宜苟且無

益反害也

舊城西水關一座北水關一座新城南水關一座兩城中

河通貨即舟行居者皆便節因洪水入城閘以遏之四閘不堅也土以塞之兩城氣脉不通土民彫斃口甚石

卷三十一

江南十四

三

建壑閘而開通則仁禮壩運堤之內舟貨往來行旅便益而地方氣運亦可復回也此最為便益而人諱言之者以利未得而先被擾也如無擾則善改矣期或二三日或四日迭為啓閉如啓板閘則閉新莊等閘如啓新莊閘則閉板閘等閘閉新莊等閘則板閘為平水閉板閘等閘則新莊閘為平水故啓閉甚易也今官舡由閘唱籌挨幫序行民舡悉心過壩自便又有報水頭之制如淮水始發河水入河南界所在之人必報報必先水至報至新莊閘即下板貼席實土閘外又有土壩亦復隄築之必俟因時水頭已過大勢已退然後啓閉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發漫壩壞堰不得入山陽縱入山陽平地上水

不一二尺旬時則定濁水泥沙淤淺至通漕門其挑撈煩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置通濟閘啓而不閉受淮之清水者省其挑撈煩費是以經清河來者爲河經泗州來者爲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籍記載多未暇論按我明朝河渠典云宏治五年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於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河同於淮從來久遠豈今日泗州清河而始分清濁耶舊清口正在西回北顧之間土人所謂回溜者也雖在河淮之中獨無河淮之險泥沙

不停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之自然非人功巧力之所可致清江霸置此新莊閘又在其內加之啓閉有制故垂三百年無大患耳今通濟閘正當直南射之衝又啓閉失制故頻年河與淮建瓴下山陽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顧少容舟矣

漕舡志云永樂十五年例凡閘惟進貢鮮品舡只隨到卽開放其餘舡隻務要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上面舡未過閘或下牖水未滿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洩水利板閘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開殿者聽所在閘官將應問之人挈送管閘并巡河官

處究問因而攔壞舡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未及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擬干碍勢豪官員參奏以聞運糧旂軍有犯非人命重情俟完糧回日提問其上舡舡已過下舡已閉積水已滿而開官牌夫故意不開勒取錢物者亦治以罪

治河錄云嘉靖癸巳河道潘中丞奏 上部題覆奏

聖旨俞允清江新莊等閘如濟寧事例依時啓閉行主事徐存義欽遵施行訖

朝宗閘河渠志云舊置宜和閘廢向子諲奏復迤於水月寺邊造舡洩漲水入澗河亦其意也

卷六

江南十四

單

興文閘

在府城西南

萬歷五年知府邵元哲建減水入城河

城河西北地高東南地卑須爲隄乃可放也

澗河閘萬歷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建

祭酒吳節爲平江伯祠堂記云沿途建石畚土爲楔閘水以時縱閉其閘以座計者五十有奇

揚州江都縣新廟等十一減水閘

俱在府城

朝宗上下

二閘在府城東灣頭鎮

成化九年侍郎王恕建

新開閘在府城

東北六十里宜陵鎮白塔河口 召伯上下二閘在本

鎮

洪武初建

大同閘在府東

通江閘

瓜口閘在瓜州

鎮天順中巡撫江南都御史周忱建以舡留潮水名留

潮牐接車運舡嘉靖四年漕撫都御史高有 總兵官

楊宏以參將張奎議奏移建於南改今名云

儀徵縣羅泗牐在縣東南 通濟牐在羅泗牐北

響水牐在通濟牐北 裏河牐在響水牐北 以十四

牐皆成化十年管河郎中郭升重建

新牐在縣東北宏治元年建 濱江攔潮牐在縣南宏

治中漕撫都御史張敷華總兵官郭鉉議建

東門新高樓二減水牐在縣南按宋史有脩復儀徵等

處澳牐則成化以來所脩建者皆脩復其舊耳

高郵觀橋上下二牐在州遐觀橋下車邏王琴二減水

卷六

江南十四

望

牐在州界

真應縣附城南北牐南北五里牐

右揚州諸減水牐甚多然莫可記也聊紀其有關運

漑者耳

志云六牐既脩誠為通州無窮之利然其中有可論者

大率謂建牐於上而減水於下必於下處先立隄防使

有灌溉而無滄沒可也若高下俱利必建牐於適中之

地使旱不病於高澇不病於下如唐家牐及通州如臯

之類此以地勢言也又有石港牐宋之宣家壩其水道

通海多蟹族秋深取蟹者利水之流也恆盜決焉其塞

也必待來歲麥熟稼事將興之時而收蟹魚人利舟之
出入皆久然後塞以故上流之田歲夏旱者此之故也
較其得利甚微而貽患莫大宜於石港置上閘宣壩
下閘中閘冬春閉而夏秋啓下閘夏秋閉而冬春啓更
觀旱澇而權宜之則麥稻魚蟹皆獲其利矣此以人情
言也

據宋志我朝山陽閘制皆始於宋而修飾之宋城西
有磚閘一西斗門二以接湖水今改爲新路閘三城東
有朝宗閘一以洩近城之潦今改爲磚閘清口南岸有
八里洪澤六閘今改爲新莊等五閘五閘遞互啓閉以
節運渠新城有北閘宋爲北辰閘常閉議者請開之
以洩潦水時黃淮忽暴漲入城城中大浸越旬日乃塞
之大抵市人圖目前牙脚毫末之利多輕言以自便罔
顧北方之利害率如此毋輕聽焉

右閘

高郵減水碓十五座在州南沿官河塘岸三在沿州湖
隄六在州東沿河邊塘岸六
寶應縣減水洞二十一座俱在官河塘岸舊有十八座
成化三年知縣曾瓚置五座
山陽縣減水閘洞十一座寶應止受湖水而塘岸之洞

二十一山陽內受湖水外受河淮而減水之洞減半始出洞下民田於水發之時倡言閉洞閉洞而漲決塘岸所傷益多此山陽之田所以劣於寶應也然欲保全漕農則減水之制尤爲切云

鹽城縣廣忠碇一名石碇口在城北三里高寶與鹽之滌水皆出此入海宋淳熙紹熙我朝洪武中皆重脩每海潮猛大亦入病田田戶塞之田益浸萬歷四年重脩如故

石碇洞

捍海堰在山陽東六十里者唐大歷中李承所築又名

卷十六

江南十四

三

常農隄在鹽城界者宋天聖中范仲淹所築又名范公隄與化泰州如臯海門鹽城山陽皆有之洪武中脩築以後常脩不輟堰下舊有洞十餘海水入則近洞之田傷近洞田戶請塞之而積水經年種不時下又請開之大抵水有利害歐文忠謂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范公留洞正謂此意塞者何哉

山陽縣高加堰漢建安中陳登所築一名捍淮堰永樂中平江伯陳瑄嘉靖中都御史連礦隆慶中都御史王宗沐知府張文燭重修學士丁士美有記

北神堰吳夫差所築在郡城北五里宋曰平津堰我

朝爲新城北闢唐以前漕舡俱渡堰入淮至宋始爲直
達漕舟由六牖以入淮云萬歷四年築西長堤卽其地
也
西長堤自清江浦藥王廟起至柳樹灣止長六十里乃
合吳北辰宋平津而爲一者永樂中平江伯陳瑄嘉靖
中都御史連礦皆脩之水輒敗萬歷中都御史王宗沐
知府陳文燭重脩
新路隄宋嘉定中太守應純之於管家湖中心築堤永
樂中平江伯陳瑄重築以上皆天順中知府楊昶始砌
以石

卷六

江南十四

四

漕隄一名河塘自郡城南角接至黃浦六十里永樂中
平江伯陳瑄因隋山陽漕御堤而修之者隆慶六年都
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萬歷四年都御史吳桂芳知
府邵元哲俱重脩

包家圍堤北自拙分厰南至蔡家圍長七里西受管家
湖陽羨港之水爲危險元至正中有包能者占佃淮陰
路水田一圍故鄉人名曰包家圍屢因水囓圍穿頗爲
糧額所負其田多半鬻之而子孫僅守其半水穿圍而
下則東方之州縣皆病矣河道衙門每春中發銀山陽
縣調牙夫令紅帶土常因水發罔功隆慶五年都御史

王宗沐知府陳文燭發帑募夫於農暇修築比常更加高厚其險處密施椿埽始堅完矣
清江浦南堤萬歷四年主事張譽新築以禦河濤護市宅者民甚賴之

板閘隄在漕河東岸北接舊隄南接護城堤以禦漕河之漲水民甚賴之萬歷五年主事陳瑛築

護城堤自南角樓起至鐘樓止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所築自鐘樓北至板閘南隆慶二年侍郎翁大立所築西長堤以禦河淮之漲水於外護城堤以禦漕河之漲水於內中間民始無浸而奠厥居矣

卷三十六

江南十四

聖

水月堤自南角樓至東仁橋中間有閘運河水漲必由插而洩此堤不固則漲水未洩而堤東之田園皆漫矣宜堅厚之

唐堰在郡城東南七十里唐時所築

詳太極示年之後

白水塘三堰在郡城東南九十里鄧艾所築

詳南唐保大中及宋

嘉定中

石鋸牙俗云磯背在滿浦坊北

詳天順條下

鹽城縣岡門鎮堰去縣西十八里自鎮至新河轉由侍其汊皆有古堰址每歲灌溉田禾民獲其利

大通堰去縣治北三里洪武二十九年知府蔡叙瑜築

徑口堰去縣治西二十里岡門鎮東連運河西連馬鞍湖通商貨民多便之

張岐塘去縣治西北八十里廣二十丈袤三十里其東又名高婉塘

待其汭堰紹熙五年知縣徐挺之洪武二十九年主漕蔡叔瑜俱重修

高郵州汜光湖石堤在州西北洪武初年造七年修開複河■為陡永樂七年重修宏治二年修名複河曰康

濟河

寶應縣珠河石堤洪武九年造二十八年開複河名直

卷六

江南十四

吳

渠為土堤後將渠南北口塞屢奏未開

江都縣召伯埭晉武帝太元十年太保謝安出鎮廣陵之步丘步兵邵伯鎮也在揚州城北六十里安於此築埭利漕便農後人思之比於召伯故名召伯埭埭也淮揚人呼為河塘

儀徵縣陳公塘漢建安四年陳公登築 上下雷塘

句城塘通名五塘滋漕溉田為利最大成化八年正德十六年嘉靖三十八年俱修築此塘廢則漕渠或涸或溢涸則病漕溢則迤東之田皆浸矣

右隄堰塘

清河縣清口以南有五閘無淺鋪

山陽縣板閘之南有五鋪係軍夫四岸多決因此處避湖有走漏商稅舡料之弊歲歲缺焉宜加築高厚庶無走漏漕河之患有四鋪係民夫 城南五里鋪在包家

閘 十字亭鋪在城南十里 灌溝鋪二十里 新店

鋪三十里 平河鋪四十里 涇河鋪五十里 黃浦

鋪六十里 白十字亭而下諸鋪有司兵無歲辦

寶應縣九淺 子嬰淺瓦店淺槐樓淺丁家譚淺白田

淺十里淺白馬湖淺黃浦淺每淺有鋪濺老人一名共

夫四百三十名歲辦椿木四千三百根草四十三萬束

卷六

江南十四

里

樹木多寡不等 又有汜水淺

高郵州十一淺王瑟淺單羅淺五里鋪淺丁家溝淺小

北門淺九里淺厰淺十里橋淺張家溝淺丁志淺永定

淺界首淺每淺各有鋪舍老人一名夫四十名歲辦椿

木四百根草四萬束樹木多寡不等

江都縣十一淺花家 淺李家莊淺姚家潭淺吉祥莊

淺江家莊淺東西灣淺柳青湖淺宋家淺頭潭淺浪蕩

湖淺辛廟淺每淺各有鋪舍塘長一名夫四十名歲辦

椿木四十根草四萬束樹木多寡不同

儀徵縣三淺麻線港淺張家溝淺蔣家溝淺每淺各有

舖舍老人一名夫二十名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萬束

樹木多寡不等

運司志云永樂中平江伯於運河堤上置舖添備椿草遇有冲决即為補治

按山陽縣無淺舖漕河之東自十字亭而南至平河自涇河而北至於平河會流入於射陽湖每千里有水閘有涵洞洩水入溪漲時反塞今為長計合易以木石多增涵洞令人看守之大凡堤下之人常建議塞閘洞惡水多也殊不知水大必漲漲必潰潰則反甚孰若徐徐而下雖多亦不為害乎

右淺舖

正統初黃河泛溢每水一斗其泥數升匯於清口而為

卷六

江南十四

哭

洲者十餘里運舟不通有司奏上征數郡人徒疏浚久而弗集一夕眾見平江公擁騎從行水上若行工者然旦日沙徙水通運舟大利郡耆石士寧等率士民以狀聞 詔如江西章丹故事賜祠額春秋祭享

景泰六年都御史陳泰修浚揚州儀徵瓜洲河道

天順七年淮安知府楊昶築管家湖中心隄隄自宋應純之始我朝平江伯修之以為牽路皆用土築至是始用石砌隄中為三閘旱則引湖漲則洩之於隄上為淺舖有曰四五舖者屬軍衛屢修屢决此處即鴨陳口可通馬家嘴徑達南瑣壩商舟行湖中有漏稅科之使

故築時卽爲決時之計督工者之慣也須禁堅築以絕

之

唐宋諸將留賊養家
四五舖之弊政如此

天順中遣都水郎督工於山陽蒲浦仿作石鋸牙其制
上布七星椿椿上甃以石石有笋笋相入縫有錠錠三
竇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長十丈俗云磯嘴其料乃古之
鋸牙而以石爲之也其費金蓋三十萬大抵黃河之水
入中原半離泥沙急則行緩則澱故一激於三門再激
於呂梁呂梁以下水勢平緩故三澱於蒲浦使之翔騰
踴躍以入於海法亦巧矣今漫入水中也微露形迹或
餘項在西橋灘岸上而望黃淮隄西北數十里直射而

來然後折東北而去其勢奪連河而南潰直百步卽昔
人於上流置石鋸牙激使北去今已沉陷不可復作議
者欲因地形爲木鋸牙 功與石等此易見者而人莫
敢言者蓋水發時歲護南岸百凡用度皆取之民民貧
苦擾故有開北岸沙浚草灣河疏海口之三說不過嫁
禍於北以幸自免耳然運道民生所係不小若損數千
金自足辦此何以擾爲

成化三年定浚儀徵瓜洲二港之例先是儀徵壩卜黃
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壩下東西二港江湖往來淤澱
舟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湖之時發軍民人

夫挑浚一次

八年侍郎王恕郎中郭昇於上下雷塘各造石閘一座木礎二座句城塘陳公塘各增築隄岸各造石閘木礎數如雷塘

十年管河郎中重建儀徵羅泗閘通濟閘響水閘裏河閘兩京吏部侍郎錢溥記

宏治二年戶部侍郎白昂奏以會通河之餘費開復河於高郵湖隄之東名康濟河大學士劉健記大畧云高郵州運道九十里入新開河之東直南北爲隄舟行於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

卷六

江南十四

季

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珠甃社石曰平河諸湖通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涌舟與椿石遇輒壞多沉溺於是開河以避之自州北三里之抗家嘴至張家溝其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擁土爲隄椿木磚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東又爲閘四涵洞一每湖水盈使從減殺焉而漕舟往來皆安流矣按高之複河洪武中之舊道而今重闢之者世只曰白公四年從漕運總兵官都勝言浚揚州揚子橋灣頭河道凡發丁夫萬餘

宏治六年重建儀徵新聞尚書王 俛有記少叅黃瓚爲
之記又建攔潮閘學士楊一清有記
正德十六年管河郎中楊昶奏寶應湖極險當仿高郵
康濟河事例修築越河免沉溺之患自是言者相繼是
年漕撫都御史臧鳳奏請復修五塘

嘉靖三年郎中陳敏賢請於寶應高郵湖隄建閘十座
以殺水患是年漕撫都御史唐龍於淮安城西北開烏
沙河築方家壩以 甃隻壩內建閘其歲大飢以此濟
貧牙擔夫之急民甚使之初知府葛本恐河淮內侵持
不可淮安衛指揮熊某同府議鄉官御史潘塤作河防

卷三十六

江南十四

三

議云地名山子河連窰溝一帶正係受水之處此處築
隄高厚尙恐不能捍水乃謬於此開方家壩受水先年
水湧黃沙從新莊閘口入猶是以口受水不能深入僅
止於清江閘上下挑浚無難近數年沙從方家閘湧入
是剖心穿腹以受之大小支委遠近溪河無不淤塞而
黃沙排淮泗而注之江矣外河去裏河溪橋近處止閘
十餘步遠亦不過六七十步逼近運河不但毀閘猶
宜加土填墊高厚自三子湖至窰溝又須築長堤以護
之萬歷二年漕撫軍門都御史王宗沐築西長隄適在
其處而方家壩內外沙淤商甃遂斲其亦天人之會歟

國初制置隄堰閘壩抗河淮而之海今河淮之水由方家壩而南奔東流停緩海口沙之議遂起今長堤築矣欲求清晏惟修高加堰復五牐之啓閉抗河淮以入海而已矣噫運道廢興自此而分田民貧富由此而分恠之已晚不悔其焉及乎

五年御史戴金清浚儀徵瓜州舊應隄下又擁河道若子嬰溝接潼河長沙河通官莊壩入廣洋湖劉家溝通瓦溝溪望真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葛頭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溝君師廟起至意思蕩葛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洩水以通舟楫

卷六

江南十四

七

七年寶應縣知縣聞人詮請於寶應縣汜光湖東開築河就中建減水閘五座浚扞海渠五條使行舟皆由河湖水減於五牐牐水於五渠則舟免風濤之險水得瀦洩之宜御史王鼎奏開內河行舟以保漕運建閘座以固河防是年漕運御史唐龍奏乞於三汊河之口儀徵上游之地建閘座以盡漕利

八年督河侍郎潘希曾奏淮漕撫都御史唐龍咨稱成化七年因漕河水涸將新莊閘築閉在清江牐設東西二壩於漕河之北岸淮河之南岸順淮河而浚之以爲月河出於淮近日水漲壩堰倏洪往來舡隻經行乞將

河口一帶淤沙挑浚疏通仍將新莊閘增築高廣伺來歲水漲卽使用土填塞以遏流沙之入舡隻照前俱由月河往來水消仍復開行自後凡遇水漲則閉水消則開而以為常則經久之計奏成在此該河院具題工部覆奏准行以嘉靖三年開方家壩及二十二年開清江亦無用河防議之說誠有見也

十年御史聞人詮再奏修寶應越河戶部員外郎范韶陝西按察使仲本俱奏修寶應越河以地方火傷工力重大錢糧未敷未

暇與

十三年督河都御史劉天和奉 詔特起治河成功有

問水集云議者以為黃河泛溢中土蓋由東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而然已議浚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東海口實有沙而南口更衝廣耳又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於則浚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又云淮陽諸湖每風險壞舟近汜光湖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全運事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汜光凡諸湖之廣而畏風者皆可為支河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外則開渠以通瀕港魚鹽之利民田亦賴以

灌漑矣又去據泗州知州李天倫留守張佑鳳陽知府
劉佐泗州指揮張鏗奉祀朱道光據匠役王良等量得
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比水高七尺又自岸至皇
陵岡湖水平向北水高七尺自河水平面至下馬橋邊
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陵門高六尺陵門地至
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三丈三寸一寸况基山俱土
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俱經題奉如議云
山陽河沒獨累前浦夫家嫁禍於復口私稅漏卮鹽商稅者
堰牘故借口於皇陵以便其私觀此條所稱可知矣
是年揚州知府侯祚開句城塘牘淮安知府王鳳靈開
溧河以通射陽可以灌田洩漕渠之漲人咸便之

卷三六

江南十四

諸

十七年都御史周金奏脩寶應湖岸浚山陽運河白清
江至十字亭長三十里深一丈濶二十丈役夫十三萬
自宏治以來始大浚通刊者數十年修山陽運河洩水
涵洞牘舊為石限七尺以上減入射陽湖今擬為九尺
修新莊等五牘嚴啓閉之節惟通運舡餘皆由壩車盪
運河無淤淺漲溢是時高加堰惟募鄉夫為之時時補
葺役省募金歲數百而調牙夫甚眾堰不時修於是役
甚而工鉅矣周公在淮六年知漕渠水利甚悉人至今
稱之

十八年修雷塘

三十一年漕撫都御史應槓於三里溝建通濟閘先是
都御史潘墳著河防議以黃河自徐而來逼近新莊牘
口黃沙易入欲於福興閘上下穿渠而南又折而西迂
回稍遠開新口以引清淮多置閘塘啓閉庶隔沙淤都
御史唐龍都督周于德用平水法準量新口地勢高下
淮城不可開都御史王杲亦令山陽知縣莊涖民勸議
駐議如唐且爲宜達錄言將來若閉此口必無淮城矣
叅議李元閩而是之曰此河防正議也序而梓之未幾
潘撫河南實整一渡之役親見黃河分由流渦而至
清口遂決意一加堰不使淮河泥滓一毫入運河

卷十六

江南十四

五

矣

按潘議謂清口可直逕故欲添閘開河令其迂回曲
折免河淮沙泥之入省挑浚寶應之河非潘意也潘
之意復主於堰今人不講其已築之堰而傳其不行
之議何哉

三十二年淮安知府姚虞築清江浦壩并開月河南航
便於盤剝而舊時方家壩口外日淤生理盡歸於此
都御史唐龍開方家壩河時有以腹受沙之論今壩外
積沙數千百丈豈可引之入內乎未幾唐有清江壩市
壩之奏而方家壩自廢

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修高加堰

學士丁士美記云山陽舊有高家堰去府城四十里其最關水利害者曰大澗口堰迤西當淮泗二水合流之衝二水東北與黃河會入於海比歲河流衝決則淮泗汎溢勢必由澗口建餽下注匯於津湖甚至穿清堤入射陽湖而山陽鹽瀆之間以及於海陵諸地通爲巨浸間者黃河亦爲牽引而漕渠日就湮淤邇者郡守陳公督撫王公發帑募民成之

胡應思曰堰無壞也私鹺之家必欲其壞也閘當啓閉也而樂商稅舡料之漏者惟恐其有閘也利巨而說行何怪哉昔唐劉晏爲度支使以爲辦集衆務當

卷六

江南十四

庚

用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余以爲士類必賢者始可倚賴否則方且爲彼之義士方且爲彼之忠臣矣晏在江淮久其言必有所試云

夫運河爲邗江自成周以來史傳明白我朝直名

曰清江浦又何疑乎

詳在哀公九年

或以爲盱眙曾通運又

以爲洪澤在盱眙甚至以爲揚城以北非邗江者何也高加堰淮揚之第一防也曰可脩者什一曰不可修者什九何也蓋運河至淮城之西屈曲而北又屈曲西又屈曲而西北以出清江口中間於南瑣壩以設抽分廠於西門外設浮橋於板閘分南署於清江

分二署於淮北立分司於馬頭設巡司重關疊防有人守之卽於鎮城之中開府設帥分署叅藩臬列郡縣衛所而臺察以時察殆以漕運爲國家之大計課額以資京邊稅料以助漕艘至繁也今私鱗之家及利稅料之譌者以此爲大忌夏秋之間大浸稽天士君子方以爲戚而彼風帆便利自黃浦以抵抽分廠以南凡攔卒不到之處任意南北出入堰口故以爲運河在盱眙無洪澤而曰非邗江曰堰不可修其言如此其心必欲無閘也無堰也無官府也而後快今上司坐牙皆彼所不顧之地而彼所自縱之地一

切無禁其諛邪之黨謬言日出上之人方降顏色以來之層台出以詢之噫我懷禹稷之虛心而豈知其爲桀跖之間說也愚少爲言之不詳在上之人無由聞知上不知矣安能復漕視三百年之舊而救淮揚數十里之湖哉

愚以爲我朝立法莫詳於運河一帶而莫不詳於高堰雲間自高堰而北由板閘則通淮北諸鹽場自高堰而東由陸河黃浦則通淮諸鹽場自堰而西則通盱眙自堰而南則通天長東西二百餘里南北四百里其地最爲要害中間止設洪澤巡司豈能兼制

故高堰修雖馱負之私未能盡絕而巨艦連櫓之大猶可歛也

萬曆二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西長堤幫築西義橋椿岸先是椿工皆取於民競言岸下走沙不可築陳公以公帑成之自今稱便又修益城石礎海口初士民言不便大學士李春芳力言其便至是成焉寶高輿鹽四州縣之澇皆於此入海士民復稱便山陽之澇於廟灣口入海水極大亦於此入海然非山陽之正路也

王宗沐淮郡二堤記云郡城專受淮勢自西南歷清

河而東與南湖僅隔本土故自高加堰不治而淮輒灌入湖幾受其半淮揚西郡皆困終不治則妨漕余惕焉按之信然乃檄守文燭以餉金六千致鄉先生周君於德君表胡君效謨君應恩築焉又明年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堰故不入湖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恙然勢掠郡西合黃河抑而經北城下安東則洶湧幾齧西橋奪漕河而出余爲之不寐者三夕幸而勢稍殺則又以其汜濫四溢出禮信壩及鹽池山民在巨浸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幸天子仁聖捐米數萬石賑之又允折漕糧是時幸淮

獨漲使稍遲半月與黃河並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余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西長堤焉高家堰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遙爲丈五千四百堤面廣五丈底廣三丈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澗小澗貝溝舊漕河六安溝諸處爲龍尾埭以遏奔衝自澗口以達章家莊浚舊河以洩湖水使不齧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堤自清江河藥王廟迤東歷大花港田西橋柏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止柳浦灣六十里而近爲丈八千七百九十八堤面廣四丈

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其最甚則己巳癸酉極矣鞠爲大浸不見木端民之栖樹巢塚以救且夕卽余跡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也而二隄立時高家堰獨抗淮於西南而長 又障河於西北蓋至是而屈者田者皆有寧處可望生全無苦昏墊矣顧水高於郡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河並則爲慮尤巨且西長堤能障溢水而其從下齧而崩者不能却河改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其大勢漸侵

而南可觀也開草灣以分勢通澗河以防溢流余心

耿耿而功力已誦民亦告瘳始少休之以待西長堤在新城

西北東者即宋北辰堰歐文忠公飲於北辰登倉北堰上亭者也

淮郡二隄五閘與海口利害相關而淮南北海口志載不詳今條列如左

淮南之海口二

山陽縣廟灣海口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凡山陽之漲水入射陽湖者自此入於海舊口濶一千六百步餘今濶六百步餘水大至則口與海漫而為一矣詳嘉定志鹽城縣石碓海口在縣東北八里凡高郵與化鹽城之

卷六

江南十四

卒

漲皆由此以入於海凡射陽湖水多黃沙亦漫至此南至興化舊阻今通矣喻口去鹽城縣治東北一百二十里射陽湖由此入淮次於海口也

以上諸海口舊本無淤近日之淤出黃沙而然堰開脩清水時下歲久自通利自昔然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入水二時之入則海水遏湖水不得流也每日有八時黃沙寧無停乎故堰插脩則黃沙草湖水清湍深濶入海處庶無碍也諸小口不能悉記

淮北之海口二

安東縣張網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淮之支流

於此入海其各鹽場及村鎮俱有小渠通海然莫足數也故不錄云

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一十五里黃淮之正流於此入海

凡淮北諸川皆附焉舊濶數十里今濶十餘里水大至

則與海為一矣正口雖淤旁口更濶諸小水不絕

以上諸海口本自無淤而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正

口減半入旁口旁口數十道不啻也若修堰插使黃

淮水勢不南分而合力以之海則新沙不停舊沙自

去而上流不為敗矣海水潮汐與南口同但海水推

入如禹貢之逆河彼一黃河猶能挾沙以入海今更

卷三十六

江南十四

空

揚以淮水而力益大沙隨水去復何疑乎此條之前

及後劉中丞所論皆已明白聞之海濱之大又曰海

之深不知其幾十萬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

能尺寸而潮汐一至頃刻而平况未可施工乎吳司空有

淮不可分之說詳在定議與此正同

海道自寬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

則外皆有山有島惟淮口獨有沙湖落微露其形潮來

內濤翻其上勢若排大海口之水視堰插之廢興以為

遲疾蓋修堰插以抗黃淮不南分而東去東去疾則海

口之水亦疾疾則無淤矣

夏禹時黃河由北入海自周定王時徙命礫南浮於淮始由東海之口漢武帝時河決頓丘經瓠子通於淮泗唐宋屢決通淮雖入東海無幾何而復北惟元季合淮以之東海至今四百年而不變此天意也何近日之多議乎

揚之地高江淮不能入運河之漲又多有牖洞以減殺呂四料角諸口而入海又近而無得故水患少山陽地卑去東海口也遠黃淮驟至堰閘潰敗則波及海陵者矣

二年都御史王宗沐從知府邵元哲議重脩高加堰又

卷六

江南十四

三

開菊花溝以泄三城之水凡東方之東芻舟楫皆通民稱使焉

五年侍郎吳桂芳知府邵元哲同知劉順之通判王宏化增築山陽運堤皆高厚自板閘之南至黃浦長七十里閉通濟牆建新文閘及修新莊等閘主事張譽築清江浦南隄以禦湖水加河岸以禦黃淮之水加清江牖土岸以便運舟之牽挽者主事陳瑛加板閘漕隄北接平江伯陳瑄舊堤南接待侍郎翁新堤新隄因挑河出土而爲之也

高加堰圖說

自青墩北至韓信城南長五里淮水穿阜陵湖白此漫入相應築堰遏之以護運道及清浦居民青墩南至武家墩二十里地勢雖高亦近湖水宜築堰以接之自武家墩南至管家莊東有高加堰長三十里南北兩頭皆高水不傷堰畧宜培補兩頭地漸低工宜漸大中間大澗口地極低內外多水工宜極大舊時築者謂此段爲大工亦曰大堰其北有魏家墩南有貞溝六年溝地勢水勢次於大工堰邊惟大澗口土遠工難惟計日給銀難論包工計方計丈給銀之例其餘土極堅膩取爲法土厚數寸長丈餘闊與厚同乃千百年草根

上脉結成入水不化以此法土築邊二三層用鞭棍打相合爲一勝於木石法土下有粘土亦有草土相結但無硬面耳以粘土填補堰中用脚踏撥無縫方可此古來築堰之法最爲經久凡用夯杵必用細碎淨土築時徒勞見水則化凡工人憚於取法土之遠樂於碎土苟且成工切宜戒之堰南頭地高去湖遠不能衝壞舊堰完存又南接堰十五里地又高又小工如南頭可也接堰南抵官路在蔡家莊之東龍王廟之西則山陽之南鄉永無水患運道保無虞矣官路之南舟接七里至塘堰地高水不能過則高寶湖隄永無水患而山陽

之東鄉及鹽與高寶之田皆出而可耕矣。堰西爲阜陵湖湖西爲淮每淮溢入湖湖東有堰則從西北馬頭口低處入淮者其常道也馬頭口隘出之不及從東南青州高粱二澗而溢循汝河入洪澤湖白馬湖衡陽湖寶應湖小小一枝耳東南地高二澗在湖邊其口雖澗至地上僅有尺寸非湖流之正道故無害昔人議於堰外不爲隄防豈無意哉惟淮湖水極大西風駕濤堰潰敗則牽引黃河從澗口之極低處注津湖絕漕渠穿漕堤地皆窪下建瓴東注爲國計憂而所經之鄉邑皆浸矣然堰之利害與海口相關嘗觀嘉隆間堰每壞則海

卷十六

江南十四

六

口輒淤徐邳之河輒澱輒溢始知古人之堰淮不獨爲淮揚之運渠而於黃河海口亦有利焉禹貢曰九澤既陂傳注以爲九州之澤既有陂障則上流無潰決之虞而後九州之河始入於海是禹之功先於陂上流而世亦以爲疏下流也夫知陂則知堰知堰則知禹矣

尙書吳桂芳復政府書

伏承下詢河淮分流導淮入江事宜謹摭鄙愚用俟
裁察夫河淮分流雖可分北黃河足紓北下淮人受黃之
患然職反覆思維至於浹旬大抵揆之時勢稽諸事理
竊見淮黃有不可不合者三淮河有不可入江者亦二

蓋前代治河皆以民患爲急而我朝治河又當以運計爲先河既從雀鎮自投老黃河魚溝浪乃故道恐將來正河漸次就淤則自雀鎮至天妃閘八九十里之間正河漸次斷矣若淮水如故尙可委曲圖濟故或三里五里一閘逆挽淮流以合黃或放運舟從天妃亂泝從大河口入老黃河以濟運無不可者今任淮南徙則將來委曲圖濟之計一無所施漕挽不通所關非細其不可絕淮入者一也河最濁非得清淮滌蕩之則海口純是濁泥必致下流壅塞之勢愈增旁決內灌之患轉急故自周定王五年河南徙漢武帝始決入淮然猶時決

時塞也至宋熙寧中則入淮之勢成矣歷宋元我朝正德以來經五百年黃河自淮入海而不壅塞海口者以黃河至河南卽會淮河同行循潁壽鳳泗至清以滌濁泥滓得以不停故數百載無患也蓋是時黃水循潁壽者十七其分支流入徐州小浮橋者才十三耳迨自嘉靖中徐州小浮橋流經徐呂二洪屢涸當事者不務遠覽乃競引黃河全部徐邳至清河始於淮會於是河勢強而淮流弱滌蕩功微故海口漸高而汎濫之患歲亟矣然民患雖亟而運道無虞入海之途尙通汎濫之勢旋定者則猶使黃淮同途入海之力也今若永絕

淮流不與黃會則渾濁獨下淤墊日增雲梯草灣金口
灌口之間滄海將爲桑田而黃河益無歸宿此其大可
憂者其不可絕淮入者二也淮泗入江之說孟子原屬
誤筆攷禹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時江淮未通江沿海
始與淮泗達蓋三江入海淮泗亦入海故江濶入海始
相會合豈嘗內地相通哉近日淮水南注轉爲高寶則其
去江密邇矣但揚州儀徵地形甚高故高寶五湖向來
蓄而不洩至我朝乃匯之以通運常年湖水汎濫如近
年淮水南注水甚加增則揚州儀徵之間亦可開閘開
壩稍洩逾額之水若洩至二尺以上則揚儀河道漸就

乾涸而高寶之水涓滴不南昨者高郵告急大開揚儀
通江諸途可謂無餘力也已乃高郵僅減二三尺之濤
而揚州灣頭鈔關遂涸回空官民舡隻阻塞三十里遂
復亟行閉閘塞港築汊而後膠州俱通此其明驗故淮
河入口之途不可於揚儀求也必欲於揚儀求之則必
將掘深揚儀五七尺盡廢閘壩縱湖淮二水使與江合
顧萬一江水復溢且引之入則揚之患又烏有極哉此
閘二百年運河成規且亦誰敢爲盡廢閘壩之議者此
淮水不可入江者一也故道淮入江漢魏唐宋時皆有
此舉如魏黃初元年造龍舟從潁至淮入廣陵江口廢

帝時司馬宣王伐吳使鄧艾通天長漕隋煬帝幸揚州
渡淮水今洪澤湖尙其改名唐魏景倩引淮水至天長
通揚州劉晏於揚州造艍轉江南漂自淮泗入汴抵河
陰宋漕河自真揚導江北趣盱眙入淮訪其迹淮自盱
眙天長達六合縣瓜埠與江水合今其遺址見多存者
翁見海縱河時已嘗差官備采謂爲可行但鳳陽皇陵
正南對海淮全以黃淮河流入海爲水會天心萬水朝
宗真萬世 帝王風水若引淮從六合入江是抱身之
水乃返挑去而不朝入天爲堪輿家所忌誰敢任之此
淮之不敢入江者二也前所稱引淮入江之說非惟不

卷六

江南十四

七

可行而亦必不行矣但當俟秋冬水落之後議添修高
加堰以堵淮之勿南理所當爲勢所得爲不過如此大
抵水土之功最關利害籌之不可不深慮之不可不熟
新奇可喜之事必事勢萬不得已而後可爲公苟其舊
貫可因則尼父不貴改作伏惟 台慈俯賜裁定焉敢
冒 威嚴無任戰慄不宣 萬歷五年六月十八日

鄉人知府胡劼謨請復牐舊制書

夫高加堰修築浚隄又已修築草灣河今亦開浚山陽
水祠已除其五其未盡除者由牐更改啓閉未復舊制
也何也河與淮北畧山陽入於海山陽去海不二三百

里江與漢南畧通州入於海山陽去通州不四五百里
中間有南北白馬寶應邵伯高郵諸湖幅員七八百里
山陽地勢卑下不滿東南者實自此始常憂水潦為敗
禹故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至吳闞邗溝沿江沂淮毒逐
中原隋踵修之皆非社稷完計唐之漕運劉晏稱最然
亦江舡達揚州汴舡達河陰河舡達漕口渭舡達大倉
不必通者通必鮮利較然矣故我朝於儀徵置壩六
瓜州置壩十一使江與淮南隔於諸湖山陽置壩十使
河與淮北隔於諸湖後又置閘五日板閘移風福興清
江新莊啓閉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為啓閉

卷十六

江南十四

突

至劣客舟或一年全河走飛龍橋或小浮橋自徐則徑
矣見前下清河口震雷憑怒恍惚鬼神狼撞南岸斗折東轉水
心丈餘橫截淮水淮水性弱差緩於河水或大發或未
發皆勒使倒流漾滿洪澤湖此湖幅員二百餘里水勢
奔通濟牐灌注山陽又支分數派入白馬寶應湖故自
開通濟牐及洪澤湖支分數派入白馬寶應湖者未塞
山陽平地常停水三四尺南北白馬寶應邵伯高郵七
八百里湖面亦常多水三四尺西風起惡長浪打湖愧
一線客土破碎不可收拾自山陽至高郵沿湖有隄自
鹽城至通州沿海亦有隄中間田地八九百里大都低

湖面五六尺新又於淮堤多開大牖減水水懸傾滾并
馮蒞其中與海相涵沿海之隄洶洗殆盡湖之餘堤爲
海游波之底柱也海水潮汐常高於田地之水故田地
之水爲大浸昔之膏腴稻麥良田今乃方舟非風不
渡每東風作海潮翻上瀑浪旁飛簸掃村落飛剔艸木
萬有俱化不但沸騰宰崩矣今開通濟牖山陽通河與
淮矣往來儀徵置閘近年瓜洲置牖山陽通江與淮矣
山陽每至雨集平地便水深丈餘旣已飲河咽滌加之
嗽江吸淮吞吐潮汐噫噉萬里貫串四瀆掣曳左海民
其無魚得乎皆由閘之更改啓閉未復舊制也如曰多

卷六

江南十四

完

張水門亦治水中策因舊治瓜洲無牖儀徵閘及新莊
等閘各啓閉以時必使江淮河漢不得入諸湖沿湖隄
故各有涵洞不過尺寸下諸湖運舡已過無用之水以
濟農功所謂舉牖爲雲決渠爲雨者也今開大牖數十
口皆又餘下混混不舍晝夜之四瀆於窪田以就海儘
山陽四境以爲牖亦不能減毫毛况萬分之一可種之
田舊時洫洞溝洫猶存用水裁牖涓滴不與至秋收割
開牖放水漂沒成熟田禾實與洪水無異傳曰塞水不
自其源通濟等牖山陽之源也况漏天不足西北十九
之水爲源乎或曰牖復舊制山陽鹽城寶應與化高郵

通泰等田地當減水三四尺是運河亦減水三四尺不
無淺卽曰運河以淺爲慮者不過通漕門至移風牖下
下三四十里之間惜民力而不浚三四十里之河聽水
豬千里之良田計亦過矣水一也或爲圖書之淵或不
由地中行水遇其時也舍今時而不復更俟後時而復
之其難哉唯採察幸甚

卷二十六

江甯十四

七

